

清代臺灣三林港位置的變遷

洪勝湖

彰化縣地方文史工作者

摘要

三林港在溝仔墘（今之芳苑鄉永興村）。明末就已經存在；清初已具備港口功能；到了雍正年間，則作為島內貿易港；最遲至乾隆初年，即已形成三林港街，繁榮一時；後來港口在乾隆中淤積了，加上乾隆 49 年（1784）鹿港開為正口，鹿港成為臺灣中部最大貿易港，迫使鄰近的三林港漸趨沒落；然而與三林港同樣在沙汕間的海口，卻在嘉慶年間形成王功港，道光年間形成番仔挖港，且兩個港口前後作為鹿港的外港；若以三林港為中心，則其鄰近先後形成了二林社（之後形成二林街）、王功港街與番仔挖街，足見三林港發展的變遷。

關鍵字：三林港、二林社、三林港街、沙汕、海口、港口、正口

投稿日期 108 年 11 月 5 日、送審日期 109 年 1 月 5 日、通過刊登 109 年 4 月 6 日。

壹、前言

在明末（約 1610 年代）的〈福建海防圖〉中，將臺灣畫成許多島嶼，並標示了 20 個地名，其中在崩山、牛山之下就有三林地名，而這些地名即所說的「海外別港」，或是漁民、商人、原住民、倭寇等交易的港口，以致「窮洋竟同鬧市」，交易熱絡。¹

因此三林港早在明末就已形成港口；到了康熙 23 年（1684）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後，三林港即正式成為滿清管轄的港口；洪敏麟說：「雍正九年開闢三林港為臺灣島內貿易港」；² 乾隆 28 年（1763）余文儀纂修的《續修臺灣府志》云：「彰化縣：鹿子港、海防港、三林港【以上三港，為臺屬小商船往來貿易。】」³ 可見三林港在早期的臺灣西部算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港口。

那麼三林港這個港口有何特色呢？其一、在《諸羅縣志》記載：「三林港，海汊。」⁴ 又云：「海汊無源，潮流而瀦，隨其所到以為遠近，亦謂之港。」⁵ 從記載中，發現三林港是隨潮流所形成的天然海港，而不是純粹由溪流所造成的河港。

其二、在《重修臺灣府志》中有一首孫元衡的七言律詩，題為〈三林海

* 三林港是頗受爭議的港口。本文收集相關文獻資料，並加以考證，甚至耆老訪談、田野考察，以釐清三林港位置的變遷。本文歷兩次匿名審查委員審查，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並且建議修改部分，啟發所思，使本文立論更加條理而深入，僅致謝忱。

1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第 23 卷第 3 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 年 9 月），頁 31-37。

2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84 年 6 月），頁 401。

3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6 月），頁 214。

4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 年 6 月），頁 13。

5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1。

上卽事〉云：「天外何爭半日停，暫將蠻室作郵亭。霧沉秋嶂曉風毒，雨過海灘雲氣腥。萬里浪邊來視事，一條沙外去揚舲（此地鐵沙一線，舟觸之立敗）。重陽節近休回首，那得登樓醉不醒！」⁶這是孫元衡視察三林地區，船過三林海域的詩作，可見當年的三林港海域存在著一條沙洲。只是這條沙洲隨著大自然而日趨變化，然而真正快速的變化，則是近年來增建的海埔新生地，使得此處海域產生了巨變，現在幾乎已經沒有沙洲的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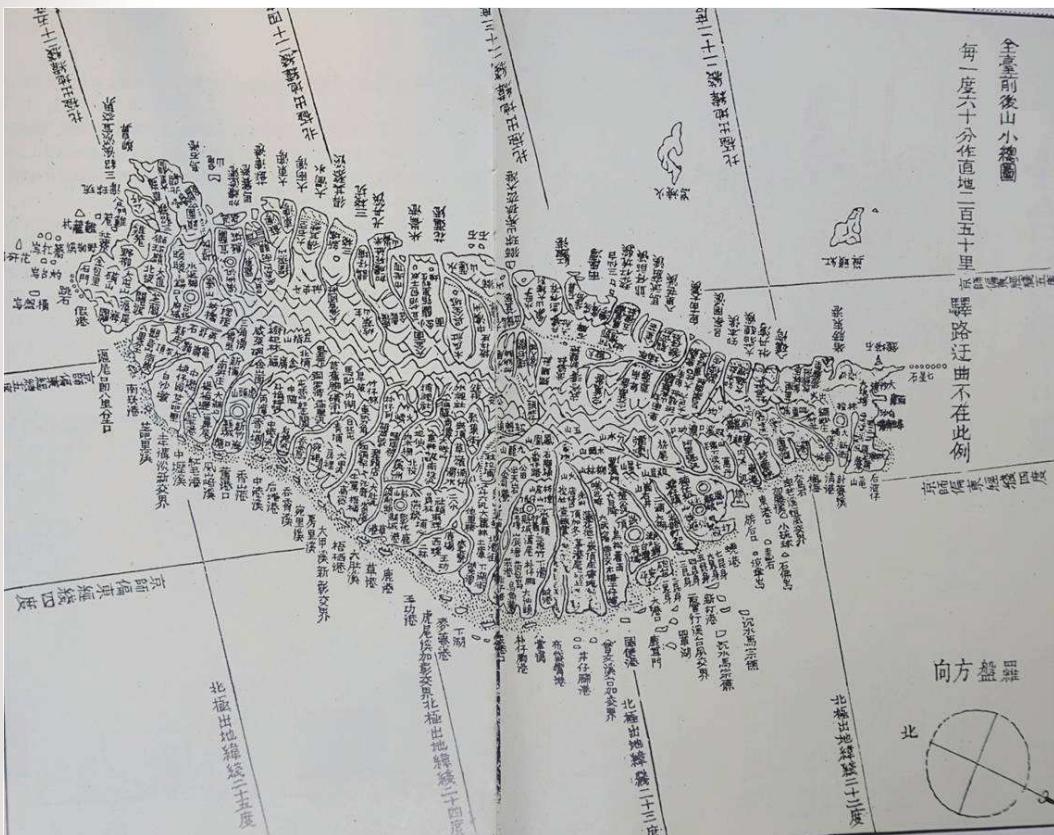


圖 1：光緒 6 年（1880）的〈全臺前後山小總圖〉，很明顯地標示出臺灣西部海域沙洲的情形。

資料來源：翻拍自夏黎明、王存立、胡文青，《你不知道的臺灣古地圖》（臺北：遠足文化，2014 年）。

6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 年 6 月），頁 738、739。

三林港的船隻出入需經過海域的海口，⁷而這海口是緊鄰著沙汕，這種的現象幾乎是早期臺灣西部港口的特色。而這個橫亘於內港與大海的沙汕不是一成不變的，可能會變高或變低，變寬或變窄，甚至也會漂移。如《彰化縣志》云：「乃滄桑之變，令人莫測；向之所謂利涉者，今仍淤塞矣；向之所憂淤塞者，今仍利涉矣。」⁸因為沙汕是活動的，因此除了迫使海口飄移，也會造成港口的形成與淤塞。

三林港在明末及清朝前葉曾經是一個天然港口，或作為二林社及沿海地區的貿易港，卻在乾隆中葉港口淤積了，然後整個三林港也就消失了。當試圖探尋這個消失的港口時，發現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滄海桑田，海域的變化非常巨大，若是以當今的海域來考察當年的港口，那將無法明瞭甚至難以想像；若是僅以古籍零星的相關記載，也難以拼湊出當年的樣貌。於是每一種主張似乎皆可成立，甚至連三林港的位置在哪裡？看法也分歧，有的主張在當今的芳苑鄉永興村，有的則說在大城鄉西港村。

貳、三林港的位置

三林港的位置，早期以洪敏麟的說法為主，他在《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就直接說：「三林港（今之永興村，昔之溝仔墘）」。⁹可是近年來也出現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三林港在大城鄉西港村，在《芳苑鄉志歷史篇》，魏金絨就主張：「其實三林港的正確位置，另有不同的說法，除了

7 在早期臺灣西部海域存在著沙汕，船隻進出港口需要經過沙汕的缺口，此沙汕的缺口則為海口，至於港口則指在岸邊而言，這是本文就海口與港口兩者特別加以區分，以便更精確地區別兩者的位置；在其他文獻的記載，有些則會將海口與港口視為同一地方。

8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頁201、202。

9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399。

本鄉永興村之外，還有一個地方，那就是現在大城鄉的西港。」¹⁰ 在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也說：「三林（今大城鄉西港）」。¹¹ 而在《新修彰化縣志卷二・地理志・人文地理篇》更是直言三林港在「今大城鄉東、西港村」¹²。然而這些三林港位置的說法只是主張，並沒有詳盡的論證。

大致而言，會認為三林港在西港，主要的原因是，西港曾經也是個港口。但是她的發展很慢，遲至清朝末葉才成為貿易港，在《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一書中，林玉茹將她列為清朝臺灣港口發展的最末期（屬於第 7 期，1871~1895），雖然與泉州也有船隻往來，但是不多。¹³

其次，是因為東、西港有一條重要的路，她的路名叫做「三林路」，這是目前與三林港最為相關的證據。然而我們從地圖上查詢，會發現東、西港的這條「三林路」是從公館延伸過來的，而公館這個地名在《彰化縣志》記載為「三林公館」屬「深耕保」，¹⁴ 因此這條從公館到東、西港的「三林路」，極有可能是因為「三林公館」的緣故，而非三林港！況且，西港在《彰化縣志》的記載，也只是「西港莊」屬「深耕保」，¹⁵ 是一個小村莊，而其鄰近腹地也是小村莊，不像是一個曾經擁有島內貿易港的徵象。

最末，會被認為三林港在西港的原因，應該是港汛的問題。其實港汛以派駐兵力的營汛為名，如三林港汛所統轄的並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面。

10 魏金絨，《芳苑鄉志歷史篇》，（彰化縣：芳苑鄉公所出版，1997 年 12 月），頁 7。

11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收錄於《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臺南：臺南縣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 100。

12 黃秀政總纂，《新修彰化縣志卷二・地理志・人文地理篇》（彰化縣政府出版，2018 年 10 月），頁 96。

13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280、307。

14 周璽，《彰化縣志》，頁 47。

15 周璽，《彰化縣志》，頁 47。

這種現象就像現今臺灣的海防組織，臺灣的海防皆歸於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統轄，其下層層管轄，劃分區域，像芳苑安檢所就是隸屬於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雖然此安檢所設在芳苑鄉芳中村光明路 80 號，可是連永興海埔新生地的沿岸也是在她所管轄的範圍內。

在道光 10 年（1830）完成的《臺灣採訪冊》中記載：「番仔挖塘（兵五名，離府治西北一百八十里），王功海口汛（千總一員，兵一百名，離府治西北一百八十五里），…三林港汛（外委一員，兵五十名，離府治西北一百六十里）。」¹⁶這是以臺南府城為起點，分別到番仔挖塘、王功海口汛、三林港汛的距離，若以此推算，則當時三林港汛的位置應該是在大城鄉的西港附近。

又在道光 16 年（1836）印行的《彰化縣志》則記載：「按三林港汛現在番仔挖港，商船輻輳，宜增兵駐防；與海豐港汛互相聯絡。」¹⁷可見道光 16 年時期，番仔挖港取代王功港成為鹿港的外港，因其港口的重要性，三林港汛遂轉移到番仔挖港處。

所以駐兵的三林港汛，隨著沿海重要性的變化，其位置也跟著改變，因此不一定是在三林港，有時是在西港，¹⁸有時則在番仔挖港。也就是這個三林港汛的轄地，卻被誤認為是三林港的所在地。

然而就歷來的資料顯示，我們會發現三林港的位置其實是在溝仔墘（今之芳苑鄉永興村），而非在大城鄉的西港（或東、西港），會如此肯定是因

1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採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 年 6 月），頁 170。《臺灣採訪冊》採訪進行時間為道光 9 年（1829 年）5 月到道光 10 年（1830 年）8 月。

17 周璽，《彰化縣志》，頁 200。

18 在〈乾隆臺灣輿圖〉中，所標示的三林港位置，甚至在二林港之下，大約是現今的大城鄉西港村，這是因為港汛的移動，遂造成港址跟著變遷。

為有五點論述可以做為佐證：

一、在清朝的「臺灣輿圖」當中，三林港最早被標註在康熙 43 年（1704）所繪製的「康熙臺灣輿圖」，從此圖可以清楚地看出，三林港的地理位置就在二林溪出海口的北岸，也就是現今的芳苑鄉永興村。



圖2：《畫說康熙臺灣輿圖》之「三林港」部分，其中在二林社旁標註「至三林港伍里」。
資料來源：翻拍自洪英聖，《畫說康熙臺灣輿圖》（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年）。

在《臺灣府志》中記載：「一曰大武郡溪：自斗六門與吼尾、東螺二溪合流，西過大武郡，經柴裏社之西支分，北流過東螺社、大突社，從二林社之北，同三林港入於海。」¹⁹此大武郡溪「從二林社之北」，顯然就是流經

19 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頁23。

現今的二林溪，²⁰再到二林溪出口的三林港，因此二林溪的上游是屬於濁水溪流域。

另外地質學家盧太福也有專文討論，他在〈探討「舊二林溪」與「赤水濁水溪」的關係〉一文中，從二林溪舊水域的沉積層發現，「在舊二林溪周圍，從地面到地下 2 公尺深處，存在著：上層是黑土（或黑灰色泥土），中間是黃灰色泥土，再下為紅褐色泥土的三色泥土層排列，特命名為二林層。」²¹因而推論早期二林溪的上游是「赤水濁水溪」流域。

也就是早期二林溪是屬於濁水溪系統的河流，所以溪道寬廣，溪水豐沛，才能供船隻行駛。於是洪麗完推測：「三林港航行的航道應是二林溪」，²²因為循二林溪而上，可抵達二林社。

二、根據《諸羅縣志》記載：「三林港，海汊。港口有網寮捕魚，商船到此，載脂麻、粟、豆。港水入至二林社止。」²³也就是說在《諸羅縣志》成書—康熙 56 年（1717）之前，三林港的船隻就已經直達二林社了。

其實二林的名稱，遠在明末（約 1610 年代）就已出現在〈福建海防圖〉，

20 二林溪在古代不知何名，僅知康熙時期為大武郡溪的一部分，後來上游與濁水溪分離，剩下目前這段流域，稱為二林溪。另洪麗完云：「二林溪源自今竹塘、埠頭兩鄉交界處，為二林鎮與竹塘鄉界河，向北流經二林鎮境頂番社、下番社、二林街區、（二林）舊社，於芳苑市街北方入海（稱舊二林溪）。今二林溪自頂番社以下河段，經整治、取直，由二林街南方流經舊社，匯入舊河道。」見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臺灣史研究》第 4 卷第 1 期（中央研究院：1997 年 6 月）。

21 盧太福，〈探討「舊二林溪」與「赤水濁水溪」的關係〉，收錄在《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二輯）》（彰化：二林社區大學發行，2015 年 11 月），頁 102。

22 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頁 59。

23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3。另外在乾隆 12 年（1747）由范咸纂修的《重修臺灣府志，范志》云：「三林港：在縣治西南四十里；海汊。港口有網寮捕魚；商船到此，載芝麻、粟、豆。港水入至二林社止。」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范志》，頁 26。

而且標註在三林之下²⁴；到了荷治時期，荷蘭的相關文獻更是多次提到二林，認為二林具有社經功能，而且被視為中部極為重要的地區；²⁵因此從荷治時期直到清治時期，二林社即為一個頗具規模的巴布薩族聚落，而且幅員廣大，因此對貨物有基本的需求，且有能力提供其他貨源。²⁶

另外在雍正年間擔任巡台御史兼學政的夏之芳，在他的詩作〈巡行詩十二首〉之八云：「二林迤邐接三林，淡水瀠洄鹹水深；極目滄波浮海市，一拳真欲笑蹄涔。」²⁷詩中「二林、淡水；三林、鹹水」可以看出，二林港乃是河港。因此詩作前兩句意指：從二林循二林溪（淡水）而下，抵海口的三林港（鹹水）。由此可見，當年的夏之芳是乘船自河港的二林港抵達海港的三林港。

24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頁 37；另在康培德，〈二林地區：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彰化平原與濁水溪沖積扇北部人群的地域區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第 15 期》（彰化師範大學，2014 年 12 月），頁 23。文中作者說：二林首次出現的相關文獻，應該是 1574 年（萬曆 2 年）的〈林賊遁番疏〉；然而疏文中所記載並非「二林」，而是「棲林」，作者「從相關村社、地名的地理位置判斷」，認為「棲林」即是「二林」。因為這個論證還未確論，所以本文不予採用。另外，二林（港）屬於河港，位於三林（港）的東南方約五里（見《畫說康熙臺灣輿圖》），因此〈福建海防圖〉將二林列於三林之下，也是符合方位。

25 康培德，〈二林地區：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彰化平原與濁水溪沖積扇北部人群的地域區劃〉，文中認為：二林在荷治時期即「作為港的經濟面向，主要是物產的進出口，當中又以鹿產輸出為主。」

26 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頁 62。其所引述資料：1650 年（明永曆 4 年）的二林社人口 85 戶，419 人。當年中部地區除了虎尾社外，二林社是勢力最大、人口最多的部落。

27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下）》，頁 1104。

清代臺灣三林港位置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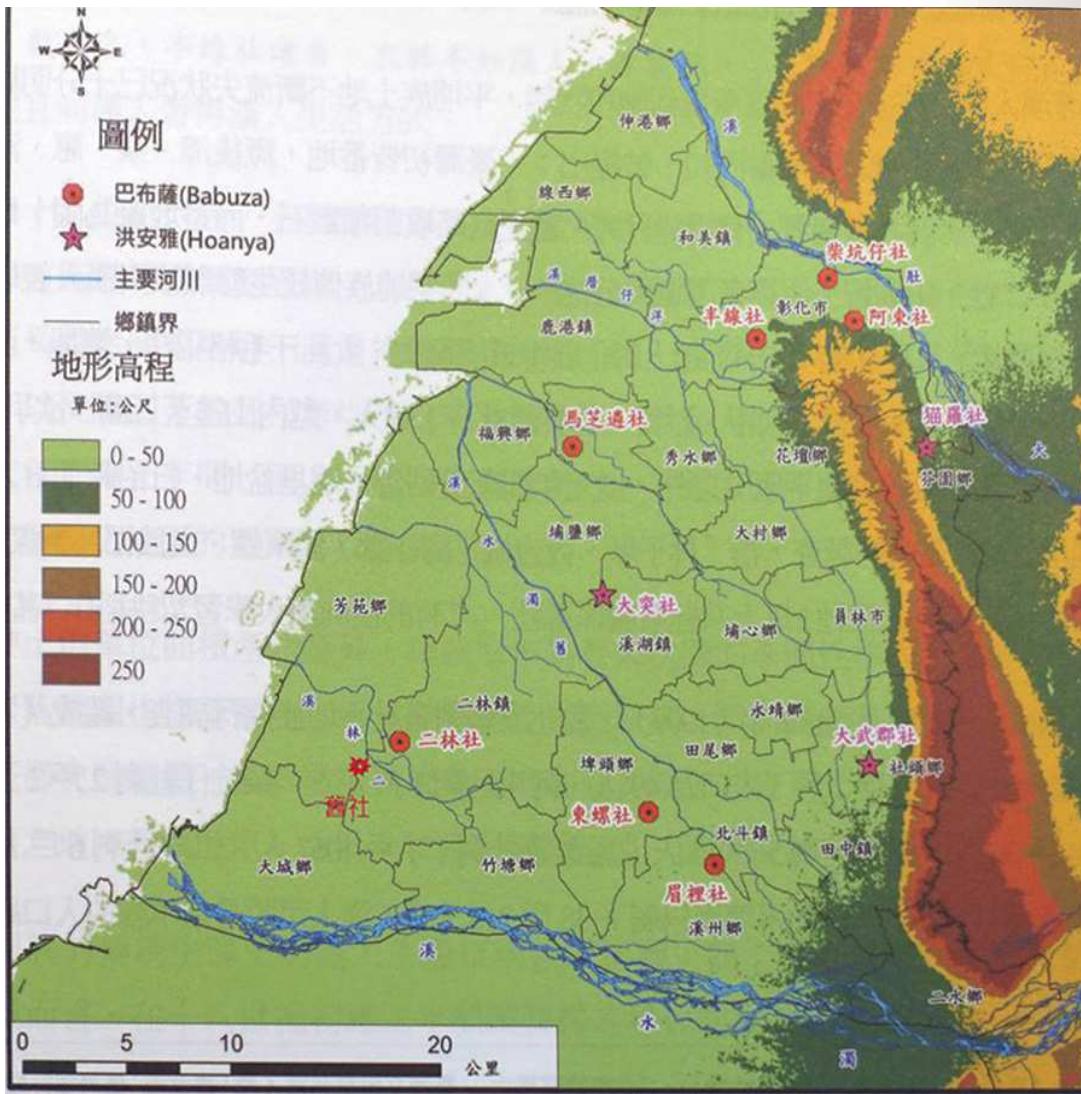


圖 2-2-1 彰化縣平埔族各社分布圖

圖 3：此圖可見二林社與舊社分別在二林溪的兩側。

資料來源：黃秀政總纂，《新修彰化縣志，卷二，地理志，人文地理篇》。

據《臺灣舊地名之沿革》指出，二林社的位置，在今二林鎮東和、西平、南光、北平各里一帶²⁸，大致上是在二林溪的右岸。然而在今二林鎮中西里

28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頁 378、379。

二林國中後面的舊社²⁹，位於二林溪的左岸，卻極可能是二林社舊的社址，也就是三林港時期的二林社社址。因此洪麗完直言：「漢人未入墾二林社域前，便已由三林港航行二林溪，抵舊社社址與二林社社民進行貿易。」³⁰ 其實二林溪旁為二林社（甚至是舊社）的社址，自然會形成二林港港口，於是二林港便成為二林社人員交通與貨物流通的主要場域。³¹

三、當探討三林港的位置時，會遇到很大的難題，因為現今的地形滄海桑田，不僅是大自然的演變，人為的改變更是驚人，像此地的海域，王功、永興已經建造了海埔新生地，以致這樣的天然港口已無從尋覓了。

不過，在中央研究院臺史所檔案館裡，保存了一份檔案—〈莊北斗等提案為請政府在彰化縣芳苑鄉建設芳苑漁港或福海漁港以發展漁業案〉，這份是 1960 年由省議員莊北斗與副議長謝東閔所提案的，案中述及：「據芳苑鄉民之報告，位於該鄉福海宮前之海口有約一千公尺之凹入處，其最深水位達二十公尺有奇，此一天然之海口。」³² 這裡提到福海宮前有一個天然海口。

29 魏金絨，〈二林平埔族聚落〉一文中的田野記錄：二林溪西邊的舊社郊區曾經挖出幾具屍骨，發覺他們的埋葬方式很奇特，「墓坑底層都先鋪上一層牡蠣殼，屍體再放在牡蠣殼上。而且幾乎每具屍骨的腰間，都佩帶一串加工研製過貝殼」，這種葬法不會是漢人的習俗，應該是平埔族的下葬方式，所以文中就說「舊社可能就是古時候的番社」。（本文收錄於楊素晴總編輯，《彰化縣口述歷史（一）》，（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6 年 6 月），頁 122。）另外，舊社代安宮的碑誌記載，首先就寫著「舊社原是番人部落」。

30 引文見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頁 65。又云：「漢人開墾二林地區，似以十八世紀康熙末葉林開燕為最早。」

31 「二林港在今彰化縣二林鎮」，見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頁 58；另外林玉茹也有相同主張，見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 38、229。

32 〈莊北斗等提案為請政府在彰化縣芳苑鄉建設芳苑漁港或福海漁港以發展漁業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頁下載，2019 年 3 月。

清代臺灣三林港位置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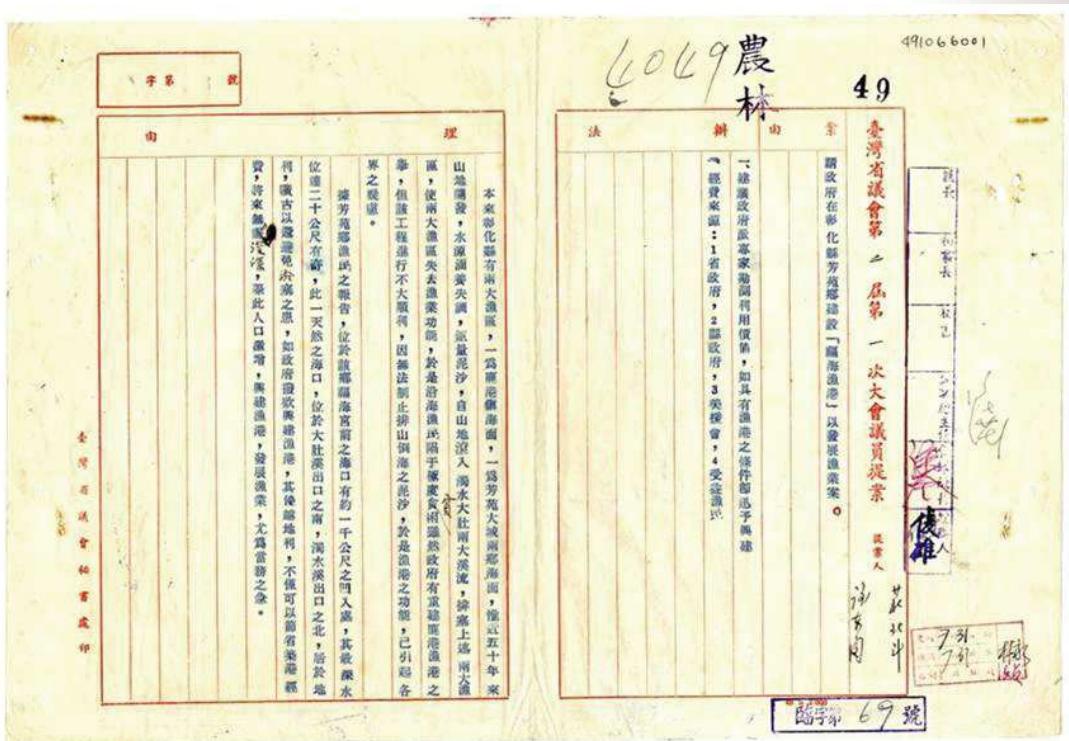


圖 4：1960 年莊北斗等提案為請政府在彰化縣芳苑鄉建設「福海漁港」以發展漁業案。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http://tais.ith.sinica.edu.tw/>。

筆者訪問了芳苑地區的三位老討海人，³³ 他們對早期永興、芳苑地區的海域有深刻地描述，而且其陳述大致相同。

他們回憶年輕時，離岸約一、兩公里處有一條沙汕，呈南北走向，從漢寶延伸到芳苑，而福海宮就在王功的南端、與永興村的交界處，³⁴ 在福海宮前面的海域會被沖出一個很大的缺口，缺口的南北各有沙汕，當年的沙汕還很高，漲潮時海水無法覆蓋，而且沙汕內側有一條海溝，沙汕愈高，海溝愈

33 分別是洪進廉（1926 年次、已歿）、陳細（1933 年次）、許添福（1935 年次）3 位老先生。

34 據《彰化王功福海宮沿革概史》記載：福海宮位於現在行政區王功的南邊，鄰近永興村。福海宮的開基媽祖是在明鄭時期隨船渡臺，不知何時始在福海宮現址建廟，至嘉慶 17 年（1812），彰化縣知縣楊桂森乃撥公帑擴建，於是福海宮遂成為官廟。見康原、曾金承合著，《福海宮宮誌》（王功福海宮管理委員會發行，2012 年）。

深，這個缺口當地的討海人稱為「湖」，有幾個操場大，水深超過一丈，是一個天然海口，當年的漁船從這個缺口進出大海。

這條沙汕會往東南方移動，以至於福海宮前的海口也會跟著移動，海口愈往東南方移動，也愈來愈淤淺，終至消失，然後又會在福海宮前沖出一個海口來。因此當地的討海人認為那是一個好地理，並且流傳著，這個天然海口是要讓福海宮的媽祖返回大陸湄洲。

其實臺灣西部的潮汐，受太平洋海域的影響，當漲潮時，海水自太平洋經由臺灣島的兩端流入臺灣海峽，最後在臺灣海峽的中部會合。在《彰化縣志》就記錄這種潮汐現象，並且認為這個會合處就在彰化，其云：「又自彰化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澎湖亦然。彰化以上，則潮流過南，汐流過北。」³⁵ 其實這個南北潮汐會合之處就在福海宮海域附近，於是每日兩次的漲退潮所產生的巨大沖刷作用，就形成了福海宮前的海口。

由此可知，長久以來遭受潮汐的沖刷，使得福海宮前的沙汕形成一個頗大的海口，而且很早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在乾隆中葉以前，這個福海宮前的海口是三林港船隻進出內港與大海之間的通道。在當時臺灣西部佈滿沙汕的海域，海口對船隻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三林港靠近福海宮，得此天然的海口，才能利於船運通行。

四、清初施琅攻打澎湖時，海神天妃顯現神蹟，始得攻克澎湖，又助其大軍進入鹿耳門，接受鄭克塽降書，遂平定臺灣。於是乃建請康熙皇帝敕建天妃廟，隨即朝廷又加封「天后」。³⁶ 此在《諸羅縣志》也有記載：「國朝改封天后，沿海港口俱建宮廟以祀」³⁷，於是臺灣沿海各港口均須建立天后廟，以祀奉媽祖。

35 周璽，《彰化縣志》，頁 26。

3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所編輯，《雍正硃批奏摺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 年 6 月），頁 193、194；及林豪總修；薛紹元訂補，《澎湖廳志（下）》（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年 6 月），頁 488、489。

37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81。

因此自康熙年間，沿海各港口即陸續興建天后宮，所以要探究三林港的所在地，有一個清楚的指標，即端看媽祖廟在哪裡？由前述可知，三林港的船隻出入，需要通過沙汕沖破的海口，而這個海口即在福海宮對面海域，福海宮供奉媽祖即天后宮，又是緊鄰現在行政區永興村北邊，因此可以印證三林港就在永興村。

然而嘉慶年間，王功港做為鹿港的外港，商船從福海宮前的海口進入，北上至王功港，於是福海宮遂被納入王功轄域，如署名「臺灣府鹿仔港海防同知浮梁鄧傳安」³⁸ 於道光4年（1824）在〈勸修王功港天后宮疏引〉一文，就將福海宮與王功港連在一起，以致後人誤認福海宮只是王功港的天后宮。³⁹



圖 5：復興宮所供奉的媽祖，是從福海宮迎請過來的「二媽」。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38 鄧傳安，字鹿耕，號盱原，江西浮梁人。嘉慶10年（1805）進士，授福建羅源知縣。道光元年授閩縣令，未一載，擢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其為政則以興學為先，蒞任未久，即聚士子課試，又捐金復建文開書院。8年，以功陞臺灣知府、兵備道。在臺近十年，著有《蠡測彙鈔》。

39 周璽，《彰化縣志》，頁429、430。

後來在永興村也建造一座天后宮，稱為復興宮，據《全國佛剎道觀總覽》一書云：「永興村光復巷中築有一廟名曰『復興宮』，係奉拜天上聖母為主神…，往後，因泥沙淤積而衰退，然媽祖威靈猶顯赫恬海嶠，惟昔日均未有記載，至今宮齡幾許，不得詳知，頗為遺憾。」⁴⁰雖然復興宮的歷史已不可考，但是據居住復興宮旁的陳德穠陳述：聽聞老一輩的述說，早年村民都會去福海宮拜媽祖，可是當年道路狹窄，行走不便，於是在九十幾年前，當時他的祖父陳允從便去福海宮恭迎二媽回來溝仔墘供奉。⁴¹

由此可見永興村與福海宮的淵源，而這也說明了當年三林港的船隻是由福海宮前的海口出入的緣故。至於大城鄉西港村歷來就沒有天后宮，現在正興建的東西港鎮世宮，其媽祖神像最早是供奉在家中，後來長輩往生後，由其子孫將神像供奉在庄內土地公廟，之後輾轉遷至現址，並建廟供奉。⁴²

五、一個港口的興盛，必定帶動周遭的村落跟著發達起來。當我們確定三林港的位置是在永興村時，便可發現當時頗具規模的二林社，平埔族巴布薩族的社址便在二林溪附近，在早期以水路為主的運輸交通，貨物便是由二林社循著二林溪，到出海口的三林港，也就是有三林港作為外港，帶動了當年二林社地區的繁榮。

因為地緣的關係，所以在永興村北邊的王功（舊稱下堡庄），早在明朝崇禎 12 年（1639），即有林姓祖先晉璧、晉玉兄弟來此開墾。早期墾民慘澹經營，如果從此地所流傳下來的這首七字仔歌謠來看，便可生動地看出當年墾荒的樣貌，這首〈甘簽湯與蚵仔飯〉是如此形容：「海峽賭命心頭酸，

40 全國寺廟整編委員會編輯，《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專輯（下冊）》，（臺北：樺林出版社，1987 年 10 月），頁 133。

41 陳德穠（1954 年次）世居復興宮旁。其祖父陳允從 20 幾歲時，恭迎福海宮二媽回來溝仔墘供奉，49 歲過世。

42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網頁，大城鄉鎮世宮部分，2019 年 3 月。

拋妻別子離家門。漂流臺灣下堡庄，若無成功不願返。為著腹肚顧三頓，透早五更天未光。討海牽罟插蚵園，上山打拼去開荒。十二年內日子長，每日攏食甘藷湯。族親今年來探問，才有一碗蚵仔飯。期待出頭有後望，猶原先食甘藷湯。未來財產積齊全，光宗耀祖歸圓園。」⁴³這首閩南語歌謠唱出了早期內地移民到王功墾荒的辛酸。

然而王功最遲至嘉慶年間已非常發達，當時的王功港作為鹿港的外港，繁榮一時。而在《彰化縣志》也記載：「王功港街：屬深耕保，距邑治四十里」⁴⁴。當時的王功港口門發達，王功港街繁榮，所以也引來海盜蔡牽的覬覦，如《臺灣採訪冊》云：「嗣是而蔡牽、朱漬等幫匪船屢次竄臺，忽而鹿耳門口，忽而滬尾、雞籠，忽而鹿港、王功，忽而鳳屬之東港、旗後各洋面，遊奕寄碇。」⁴⁵又據《中復堂選集》云：「昔時鹿港口門最大，嘉慶中鹿港口門淤廢，商船由王功港出入，海寇不靖，建礮臺港內。」⁴⁶當時王功港除了作為鹿港的外港，也因為嘉慶年間這裡的海域有蔡牽海盜出沒，於是在王功港內還建造了礮臺作為防禦，足見當時王功港的重要性。

如果說連帶發展效應，那麼與永興村一溪（二林溪）之隔的芳苑，其受到的影響也不小。芳苑在《彰化縣志》稱做番仔挖，番仔挖有一個港口，曾經在道光年間，繼王功港作為鹿港的外港，⁴⁷且形成街市，《彰化縣志》記載：「番仔挖街：屬深耕保，距邑治四十里」。⁴⁸

43 康原、曾金承合著，《王功福海宮誌》，頁24。「王功」地名早期為「下堡庄」。

44 周璽，《彰化縣志》，頁42。

45 《臺灣採訪冊》，頁111。

46 姚瑩，《中復堂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80。

47 姚瑩，《中復堂選集》云：「王功港口又淤，商船皆從番仔挖出入矣」，頁80。

48 周璽，《彰化縣志》，頁42。



圖 6：芳苑大將爺廟內乾隆捌年的「萬古英靈」匾額。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其實遠在乾隆初，也就是三林港輝煌的時期，芳苑就已經是一個人口頗多的聚落，這可從信義村的大將爺廟找出端倪。大將爺廟供奉的是明末名將劉綄將軍，現今在廟內還懸掛著一個「萬古英靈」的匾額，題為「乾隆捌年（1743）歲次（癸）亥仲夏吉置」，落款為「番塹眾子弟敬奉」。此外，在大將爺廟後面有一間萬善祠，祠中有三塊石碑，其中最早的一塊「同歸所」，乃乾隆 29 年（1764）所立，可見在乾隆初期，甚至更早，芳苑已有相當的發展。

若是三林港在永興村，那麼從鄰近的二林、王功、芳苑，均可看到發展的跡象。如果三林港是在大城鄉的西港村，那麼從其鄰近散落的小村莊來看，實在看不出任何徵象能夠證明此地是早期中部相當重要的貿易港口。

參、三林港的變遷

根據上述的論證，大略得知三林港的變遷如下：三林（港）早在明末（約 1610 年代）的〈福建海防圖〉就已出現，當時或作為漁民、商人、原住民、倭寇等交易的港口；到了荷治時期，最主要是作為二林社的外港；在清初的「康熙臺灣輿圖」，則清楚地標示在二林溪出海口北側（今之永興村），此時三林港已是個不小的港口；因此在《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一書中，林玉茹便將她劃分為三級港；⁴⁹ 然而這樣一個繁榮的三林港，卻在乾隆中港口淤積了，加上此時鄰近的鹿港開為正口，於是三林港便逐漸消失了。

三林港從明末、荷治時期、到清初，曾經是臺灣西部重要的港口，卻在乾隆中消失了，這樣巨大的變遷，其實可以從下列幾點論述見出端倪：

一、三林港作為二林社的外港

三林（港）雖然被標示在明末的〈福建海防圖〉，但是相關的記載不多，目前保留的許多相關資料，還是來自荷治時期的記載，因此本章節即從荷治時期論述。

臺灣早期的交通以水路運輸為主，因此三林港作為一個港口，對其鄰近的村落必然產生影響。比如二林原為平埔族巴布薩族聚落的地方，早在荷治時期就已經頗具規模。根據《熱蘭遮城日誌》記載，漁船出入二林的情形，在 1638 年有兩則，分別為：「5 月 15 日。有 1 艘戎克船出航前往二林，只載有 25 擔鹽和 23 擔米，搭有 15 個人。」；「9 月 25 日。另有 1 艘出航前往二林，載有鹽和米，搭有 10 個人。」⁵⁰

49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 120。

50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第一冊》（臺南市政府發行，2000 年 1 月），大員辦公室所寫的日誌摘錄。

另外在鄭氏王朝時期，鄭氏部隊也曾派駐在二林，並且為部隊的糧食問題而傷神，據延平王戶官楊英所著的《從征實錄》云：「（八月）二十二日，遣戶都事楊英押米船前往二林、南社，接給兵糧，並同李胤察訪兵心何如回報。時糧米不接，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沒，兵心嗷嗷。」⁵¹因此鄭氏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便實施屯田政策，積極開墾，以求增產，可見二林因為港口航路的關係而開發甚早。

二林自荷治時期、經鄭氏王朝到清朝，聚落愈具規模，然而他們的貨物是從那裡出入呢？《諸羅縣志》云：「二林，離南社可十里許；西出鹿仔港、三林港口。」據張素玢云：「南社（今雲林麥寮、崙背一帶）」⁵²。如此推算，則兩地相距約十里之遙。當時二林的船隻循二林溪而下，抵達出海口三林港；若再沿沙汕內的海溝北上，可抵達鹿仔港。因此三林港是個貿易轉運港口，對二林早期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可說是二林社的外港。

二、三林港的吞吐量

臺灣早期的住民，是以高山族與平埔族為主的原住民。在荷治時期，有少數避難來台者，約十萬人，定居在南部（今台南、高雄）。明鄭時期，跟隨鄭氏父子移民的人數近二十萬人，大多也是分布在南部地方。然而隨著臺灣納入清廷版圖，許多漢人相繼返回內地，施琅在《靖海紀事》云：「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⁵³而且清初臺灣的開墾也侷限在南部，《諸羅縣志》云：「當設縣之始，縣治草萊，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流移開墾之眾，極遠

51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58年），頁191。

52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臺北：衛城出版，2017年8月，初版七刷），頁31。

53 施琅，〈壞地初闢疏〉，收錄在《靖海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5年8月），頁67。

不過斗六門。」⁵⁴可見諸羅縣設縣（1684年）的時候，臺灣內陸開墾的荒園，由南部而上，最遠不超過斗六門（現今之斗六），足見當時開發的侷限。

早期臺灣內陸開發緩慢，加上溪流多呈東西向，阻礙南北的交通，所以多以水路為主，尤其是海邊的港口可對外貿易，相較於內陸更形發達，在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之後，港口的地位更形重要。然而卻也多了一些限制，如林玉茹云：「康熙23年（1684），清廷正式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採取中國內地與臺灣的限制對渡政策，正式開放臺灣府城（今臺南）的鹿耳門一口，稱為正口，與福建廈門對渡。」⁵⁵當時大陸與臺灣的水路，只開放大陸的廈門與臺灣的鹿耳門對渡，使得鹿耳門成為臺灣唯一的正口，其餘的港口只能作為島內貿易港，如果擅自與大陸往來，即為偷渡，「犯者問罪，失察之有司，須受制裁」⁵⁶。因此島內沿岸各港口必須先將貨物運至鹿耳門，再由鹿耳門轉換成大船，對內地進行貿易。

到了乾隆年間，清廷對台政策改變，大量漢人由福建廣東移入，臺灣的中、北部地區進入積極拓墾狀態，加上民間自行建設的水利，使得水田化漸漸普及，尤其稻米產量豐富，甚至運往內地賑荒，此時臺灣由南至北逐漸開墾完成，農作物豐沛，糖、鹽、油產量急遽增加，貿易拓展，沿海港口也隨之熱絡起來。在乾隆20年（1755）有一段資料記載，當時全台港口與鹿耳門互動的情形：「（臺灣）雖處濱海，沿邊皆有沙線，阻隔橫洋，巨艦不能直達各廳縣境。卽北路有淡水一港，可通巨艦，亦離淡水廳治幾二百里，且屬禁港，不許商艘往來貿易。以致南北路各廳縣所產米穀，必從城鄉車運至

54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10。

55 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收入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年），頁135-168。

56 廖風德，〈海盜與海難：清代閩臺交通問題初探〉，收錄在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年11月四版），頁194。

沿海港口，再用膠仔杉板等小船，由沿邊海面運送至郡治鹿耳門內，方能配裝橫洋大船，轉運至廈。此即臺地所需之小船車工運腳。不特官運米穀為然，即民間貨物米穀，亦復如此轉運；此蓋臺郡天險所限，唯鹿耳一門為郡治之咽喉、全臺之門戶也。」⁵⁷ 當時的三林港將油糖貨物，藉由風信運往島內其他港口，或運往鹿耳門唯一正口，因此三林港雖然具有三級港的規模，卻只能作島內貿易的貨物轉運港口，無法直接與內地貿易。

三、三林港的淤積

三林港在乾隆中淤積了，據洪敏麟云：「至於三林地方，當即因港口淤積及風沙為虐，至失去港口機能，…終於退縮成一村莊。」⁵⁸ 他認為港口機能的退失，是「三林地方」退縮成一個小村莊的主要原因。然而會造成港口失去機能的原因，很大因素是來自於強烈颱風的侵襲。

據洪敏麟云：「（溝仔墘）因往昔在二林溪北岸，故得名。由於該溪南移，至今距其北岸約八〇〇公尺。」⁵⁹ 由此看來，早期二林溪的範圍，應該包含現今河道的北方約 800 公尺處。那麼溪流為何會擺盪如此劇烈呢？原來臺灣「地形陡急，河道短促，坡度又大，加上地層脆弱，河流含沙量極大。一旦洪水季節，大量逕流自河川上游挾帶砂石俱下，陡落平地，流速頓減，而加速沉積作用，淤塞河床，導致河床高度高過外側土地，河道的變遷遂頻繁。」⁶⁰ 像溝仔墘旁的二林溪就是屬於這種典型的溪流。

然而根據記載，以前溪流沒有強固的堤岸，一遇到大風雨，通常是溪水與海潮暴漲，沖刷田園，沖毀房屋，造成很大的損失，比如在《明清史料

5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案彙錄丙集（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63 年 11 月），頁 172。

58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二冊（下）》，頁 401。此處的「三林地方」，應是指「三林港」與「三林港街」。

59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二冊（下）》，頁 401。

60 林玉茹，〈清代臺灣的洪水災害〉，收錄在《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84。

戊編 第一本》中收錄的〈福建巡撫潘思榘題本〉紀錄了一則資料：「……茲據署布政使永寧祥，據署臺灣府知府方邦基稟報：彰化縣地方，乾隆十三年七月初二、三兩日，風雨狂驟，山水漲發，沿溪低窪民房被水衝倒一千八百餘間，淹斃男婦一十八名口；逼近溪尾之石東源田園，間有衝坍之處；若苓腳、德興等莊田園沙壓零星無多；壇廟墻垣營房等項，亦有損壞。水勢已經消退，實屬一隅受災。……」⁶¹雖然這則資料沒有單指二林溪的災情，可是在彰化縣境內的二林溪，當時同樣在這個水災範圍，應該所受的災害也是非常劇烈。

又翟灝在《臺陽筆記》云：「且凡水之漲發，夏秋為盛。此水則陰雨連，無大泛溢；一至風起，乃沿江拍岸而下，勢如山傾。近水居民，猝不及防，房舍田廬，多被淹沒。」⁶²像三林港街因三林港而成街，一遇到這種大風雨，幾乎都會讓房舍損失。而且河道因此劇烈變遷，溪水又挾帶大量的泥沙，使舊河道產生了許多「溪埔地」，更影響著海岸線與港口，遂使環境更加惡劣，加速港口的淤積。

然而會產生港口淤塞的現象，除了上述突然的颱風侵襲外，平常還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可歸納成以下三點：

(一) 海水潮汐的不斷切割：這種潮汐的力量很大，每天兩次的漲退潮，經年累月的沖刷，很容易改變海裡的沙洲樣貌，尤其是逢農曆的初一、十五大潮期間，海水漲退潮差大，更容易沖刷沙洲。

(二) 東北季風的橫掃：冬季會吹起九降風，強風將沙洲上的沙吹起，往往漫無天日，紛紛往南掃落，使得港口愈形淤積，也愈往南遷移。

61 〈福建巡撫潘思榘題本〉收錄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 戊編 第一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叢書，1953年3月初版），頁90。

62 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58年），頁13。

(三) 溪流挾帶泥沙的沖刷：像三林港的位置是在二林溪的出海口北岸，而二林溪早期是屬於濁水溪流域，濁水溪是攜沙量很大的河川，尤其後來溪流沿岸地區大多開發，更造成溪水的攜沙量遽增，而這些流往下游的大量泥沙，往往造成港口的致命傷，對港口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四、三林港的沒落

乾隆 49 年（1784）在三林港北邊的鹿港開為正口，商船可直接由鹿港與內地蚶江通航；到了嘉慶年間，鹿港港口淤積，而鹿港至王功的海域迤邐著一條沙汕，沙汕內有一條海溝，海溝深且風浪小，是一個優良的航道，於是位處航道南端的王功港，得此天然優勢，遂成為鹿港的外港。

王功港在嘉慶年間作為鹿港的外港，其商船的出入也需經過福海宮前的海口，這與之前三林港的海口是相同的，只是兩個港口所形成的時間不同。

如果要分別王功港與三林港的差異，那麼在乾隆中葉之前，在三林港作為二林社的外港，商船由福海宮前的海口進入，循沙汕內的海溝往南，在三林港街（即今之永興村）泊船，然後將商船上的貨物換置到較小的駁船，再循二林溪上達二林社。

到了嘉慶中葉，鹿港口門淤廢，王功港作為鹿港的外港，則如《彰化縣志》云：「如王功宮、番仔挖等處，以泊船處為街。」⁶³ 所以當時商船同樣由福海宮前的海口進入，不過卻循沙汕內的海溝往北，先在王功街處泊船，將商船上的貨物換置到較小的駁船，再北上至鹿港。

63 周璽，《彰化縣志》，頁 41。

清代臺灣三林港位置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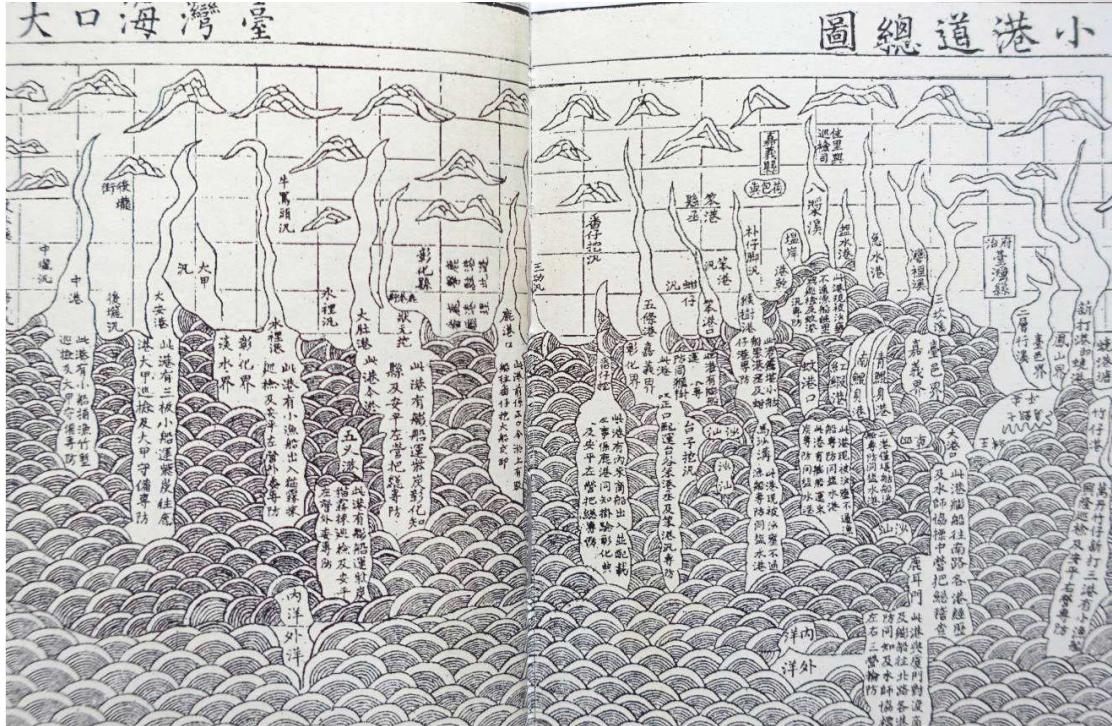


圖 7：此為道光 19 年（1839）「臺灣海口大小港道總圖」的局部。圖中有鹿港口，

往南則是王功汛，再往南則是番仔挖汛，有番仔挖港作為鹿港的外港。

資料來源：翻拍自夏黎明等，《你不知道的臺灣古地圖》。

至於二林溪南邊的番仔挖，就記載所言，則番仔挖港口應在道光之前就已形成，如《彰化縣志》云：「水師設汛，總以防守口岸為要，港口既遷，則汛防宜徙。如今之大港在番挖，商船泊此最多；則番挖之口岸，宜以重兵守之。非二百餘人，不能獨當一面之衝也。故名仍三林之舊，兵駐番挖之間，庶非虛設焉！」⁶⁴由此可知，當時番仔挖應該屬於三林港汛，才會沿用「三林」的舊名。又《東瀛識略》云：「鹿仔港西南為三林港，俗稱番仔挖。」⁶⁵原來在溝仔墘的三林港沒落後，加上福海宮前的海口往南飄移，於是三林港整個港務遂移至番仔挖地方。

64 周璽，《彰化縣志》，頁 203。

65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57 年），頁 52。本書於同治 12 年（1873）始刻印行世。

肆、結語

三林港到了雍正年間港務繁忙，而且逐漸形成街市，在乾隆 6 年（1741）出版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志）》中就記載：「三林港街（距縣治西南五十里）」⁶⁶；甚至到了乾隆 28 年（1763）余文儀主修的《續修臺灣府志》也記載：「三林港街（在三林港，距縣治西南五十里）」，⁶⁷ 可見三林港很早就形成街市，而且興盛一時。

可是曾經繁榮一時的三林港街，在《續修臺灣府志》之後就沒有記載了。而在道光 16 年（1836）的《彰化縣志》裡也沒有「三林港街」，然而卻出現一個「三林街」，《彰化縣志》記載：「三林街：屬二林保，距邑治五十里」，⁶⁸ 於是許多人便認為「三林街」就是「三林港街」。

可是當查遍《彰化縣志》「二林保」的細目，發現並沒有「三林街」的記載；甚至在鄰近「深耕保」的細目，也沒有「三林街」的記載。所以「三林街」出現在《彰化縣志》裡，遂成為一個謎，研判很有可能是「誤植」。

同樣在《彰化縣志》「深耕保」的細目裡，有「外溝墘」地名，列於番仔挖與王功宮之間，指的就是「溝仔墘」地名，也就是現在的「永興村」。⁶⁹ 當時番仔挖與王功港均形成街市，至於在這兩個街市中間的外溝墘，就顯得村庄狹小而落後許多。

66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志），上》（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61 年 3 月），頁 84。

67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上）》，頁 193。

68 周璽，《彰化縣志》，頁 41。

69 周璽，《彰化縣志》，頁 141。另外，明治 34 年（1901）則記載本村屬深耕堡外溝仔墘庄，也就是《彰化縣志》所稱的「外溝墘」；大正 9 年（1920）改屬於北斗郡沙山庄；戰後正式命名為永興村。雖然戰後地名改為永興村，不過當地及鄰近的村民還是習慣稱本村為溝仔墘，而且為了跟同樣在二林溪旁的三合村溝仔墘區別，大多稱本村為「外溝仔墘」、或是「王功溝仔墘」，而稱三合村的溝仔墘為「內溝仔墘」、或是「二林溝仔墘」。

「三林港」曾經是個頗具規模的港口，而且遲至乾隆初期形成街市。可是為何會從一個繁華的「三林港街」演變成現在落後的「永興村」呢？根據以上論述，極有可能的原因是：在乾隆中三林港淤積了，加上鹿港開為正口，三林港的機能逐漸被取代，終至港口消失了。

參考書目

壹、清人著作

丁紹儀，《東瀛識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6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 戊編 第一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叢書，1953年3月初版。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上、下）》。臺北：行政院文化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

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

林豪總修；薛紹元訂補，《澎湖廳志（下）》。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6月。

姚瑩，《中復堂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4年。

施琅，《靖海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5年8月。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范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58年。

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58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所編輯，《雍正硃批奏摺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案彙錄丙集（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63年11日。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志），上》。臺北：臺灣銀行發行，1961年3月。

貳、專書

全國寺廟整編委員會編輯，《全國佛剎道觀總覽—天上聖母專輯（下冊）》。臺北：樺林出版社，1987年。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第一冊》。臺南市政府發行，2000年1月。

林玉茹，〈由私口到小口：晚清臺灣地域性港口對外貿易的開放〉，收入林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年，頁135-168。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年12月。

洪英聖，《畫說康熙臺灣輿圖》。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發行，1999年。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84年6月。

夏黎明、王存立、胡文青，《你不知道的臺灣古地圖》。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康原、曾金承合著，《福海宮宮誌》。王功福海宮管理委員會發行，2012年。

康培德，〈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南瀛及周遭地區的漢語地名〉，收錄於《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V：早期南瀛》。臺南：臺南縣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9 年。

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臺北：衛城出版，2017 年 8 月，初版七刷。

黃秀政總纂，《新修彰化縣志（卷二），地理志，人文地理篇》。彰化縣政府出版，2018 年 10 月。

楊素晴總編輯，《彰化縣口述歷史（一）》。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6 年 6 月。

魏金絨，《芳苑鄉志歷史篇》。彰化縣芳苑鄉公所出版，1997 年 12 月。

參、論文

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第 23 卷第 3 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 年 9 月），頁 1-42。

康培德，〈二林地區：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彰化平原與濁水溪沖積扇北部人群的地域區劃〉，《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第 15 期（彰化師範大學，2014 年 12 月）。

洪麗完，〈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臺灣史研究》第 4 卷第 1 期（中央研究院，1997 年 6 月）。

林玉茹，〈清代臺灣的洪水災害〉，《臺灣文獻》，第 49 卷第 3 期（1998 年 9 月）。

盧太福，〈探討「舊二林溪」與「赤水濁水溪」的關係〉，《彰化縣二林區地方學（第二輯）》，（彰化：二林社區大學發行，2015 年 11 月）。

廖風德，〈海盜與海難：清代閩臺交通問題初探〉，收錄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2002年11月）。

肆、網路資料庫

〈莊北斗等提案為請政府在彰化縣芳苑鄉建設芳苑漁港或福海漁港以發展漁業案〉，查詢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頁，網址：<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2019年3月5日點閱。

「大城鄉鎮世宮」，查詢自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網址：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crgis_tw/crgis/cultural.php，2019年3月20日點閱。

The Transition of Sanlin²kang³ 's Location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in Taiwan

Hung Shen-hu*

Abstract

Sanlin²kang³ was located on Kau-a-kinn (now on Yung³hsing in Fangyuan⁴) and was already existed in the late years of the Ming² Dynasty . Sanlin²kang³ was an inland trading port during the ruling period of Emperor Yung chêng⁴, while no later than the early ruling period of Emperor Ch'ien² lung² , Sanlin²kang³ Chieh was formed and became a prosperous district. Later on, Sanlin²kang³ was silt up in the midterm of Emperor Ch'ien² lung² and lu⁴kang³ was opened as the formal and the largest trading port in the central Taiwan in 1784 (The 49th ruling year of Emperor Ch'ien² lung²) , which prompted the gradual declining of Sanlin²kang³ . Sharing the same sea opening between the sand hills in the sea with Sanlin²kang³ , Wang²kungkang³ (ông-kong-káng) was formed during the ruling period of Emperor Chia ch'ing⁴ , Fan tzu wa kang (Huan-á-óo kang) was formed during the ruling period of Emperor Tao⁴ kuang, both were served as the outports of Lu⁴kang³ successively. As Sanlin²kang³ was surrounded by the consecutive formations of Gilim Siā (later became Jilim Ke) , Wang²kungkang³ Chieh (ông-kong-káng Ke) and Fan tzu wa Chieh (Huan-á-óo Ke) , which indicates the transition of Sanlin²kang³ 's location clearly.

Keywords : Sanlin²kang³ , Tackaijs / Gilim Siā, Sanlin²kang³ Chieh , The Sand Hills In The Sea, Sea Opening, Port, The Former Trading Port.

* Local Culture worker, Changhua County.